

公孫龍子注





子

公

汪

孫

集乙瑛韓  
勅碑



龍



公孫龍子注



番禺陳澧撰

迹府弟一

公孫龍六國時辯士也疾名實之散亂因資財之所長爲守  
白之論假物取譬以守白辯謂白馬爲非馬也白馬爲非馬  
者言白所以名色言馬所以名形也色非形形非色也夫言  
色則形不當與言形則色不宜從今合以爲物非也如求白  
馬於廐中無有而有驪色之馬然不可以應有白馬也不可  
以應有白馬則所求之馬亡矣亡則白馬竟非馬欲推是辯  
以正名實而化天下焉龍與孔穿會趙平原君家穿曰素聞



先生高誼願爲弟子久但不取先生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  
此術則穿請爲弟子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所以爲名者乃  
以白馬之論爾今使龍去之則無以教焉且欲師之者以智  
與學不如也今使龍去之此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  
之者悖且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  
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  
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  
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若此仲尼異  
楚人於所謂人夫是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異白馬  
於所謂馬悖先生修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欲學而使龍去

所教則雖百龍固不能當前矣孔穿無以應焉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孔穿孔子之葉也穿與龍會穿謂龍曰臣居魯側聞下風高先生之智說先生之行願受業之日久矣乃今得見然所不取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之以白馬爲非馬耳請去白馬非馬之學穿請爲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龍之學以白馬爲非馬者也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也者悖且夫欲學於龍者以智與學焉爲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馬是先教而後師之也先教而後師之不可先生之所以教龍者似齊王之謂尹文也齊王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齊國無士何也

以猶而也尹文曰願



聞大王之所謂士者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可謂士乎齊王曰善此真吾所謂士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而不可得也是時齊王好勇於是尹文曰使此人廣庭大衆之中見侵侮而終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詎士也見侮而不鬪辱也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唯見侮而不鬪未失其四行也是人未失其四行其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一以爲臣一不以爲臣則向之所謂士者乃非士乎齊王無以應尹文曰今有人君將理其國人有非則非之無非則亦非之有功則賞之無功則亦賞之而怨人之不理也可

乎齊王曰不可尹文曰臣竊觀下吏之理齊其方若此矣王曰寡人理國信若先生之言人雖不理寡人不敢怨也意未至然與尹文曰言之敢無說乎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人有畏王之令者見侮而終不敢鬪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鬪者辱也謂之辱非之也無非而王辱之故因除其籍不以爲臣也不以爲臣者罰之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且王辱不敢鬪者必榮敢鬪者也榮敢鬪者此下有脫文是而王是之必以爲臣矣必以爲臣者賞之也彼無功而王賞之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齊王無以應焉故龍以子之



言有似齊王子知難白馬之非馬不知所以難之說以此猶

知好士之名而不知察士之類

此二條皆後人所述故同一事而一舉楚人遺弓之說一

舉齊王謂尹文之說所聞有異也孔叢子合為一是也

孔叢子公孫龍者平原君之客也好刑名以白馬為非白

馬或謂子高曰

子高孔穿之字孔箕之子汲之元孫

此人小辯而毀大道子

盍往正諸子高曰大道之悖天下之校枉也吾何病焉或

曰雖然子為天下故往也子高適趙與龍會平原君家謂

之曰僕居魯遂聞下風而高先生之行也願受業之日久

矣然所不取於先生者獨不取先生以白馬為非白馬爾

誠去白馬之學則穿請為弟子公孫龍曰先生之言悖也

龍之學正以白馬非白馬者也今使龍去之則龍無以教矣今龍爲無以教而乃學於龍不亦悖乎且夫學於龍者以智與學不逮也今教龍去白馬非白馬是先教也而後師之不可也先生之所教龍者似齊王之問尹文也齊王曰寡人甚好士而齊國無士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君則忠事親則孝交友則信處鄉則順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王曰善是真吾所謂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爲臣乎王曰所願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於廣庭大衆之中見侮而不敢鬪王將以爲臣乎王曰夫士也見侮而不鬪是辱則寡人不以爲臣矣尹文曰雖見侮而不鬪是未失



所以爲士也然而王不以爲臣則鄉所謂士者乃非士乎  
夫王之令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令故見侮終不  
敢鬪是全王之法也而王不以爲臣是罰之也且王以不  
敢鬪爲辱必以敢鬪爲榮是王之所賞吏之所罰也上之  
所是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曲謬雖十黃帝固所不  
能治也齊王無以應且白馬非白馬者乃子先君仲尼之  
所取也龍聞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  
雲夢之圃反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也楚人遺弓  
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亦曰  
人得之而已矣何必楚乎若是者仲尼異楚人於所謂人

也夫是仲尼之異楚人於所謂人而非龍之異白馬於所謂馬悖也先生好儒術而非仲尼之所取也欲學龍而使龍去所以教雖百龍之智固不能當前也子高莫之應退而告人曰言非而博巧而不理此固無所不答也異日平原君會衆賓而延子高平原君曰先生聖人之後也不遠千里來顧臨之欲去夫公孫子白馬之學今是非未明而先生翻然欲高逝可乎子高曰理之至精者則自明之豈任穿之退哉平原君曰至精之說可得聞乎答曰其說皆取之經傳不敢以意春秋記六鷁退飛覩之則六察之則鷁鷁猶馬也六猶白也覩之得見其白察之則知其馬色

之名別內由外顯謂之白馬名實當矣若以絲麻加之女  
工爲緇素青黃色名雖殊其質則一是以詩有素絲不曰  
絲素禮有緇布不曰布緇纈牛元武此類甚衆先舉其色  
後名其質萬物之所同聖賢之所常也君子之謂貴當物  
理不貴繁辭若尹文之折齊王之所言與其法錯故也穿  
之所說於公孫子高其志說其行也去白馬之說智行固  
存是則穿未失其所師者也稱此云云沒其理矣是楚王  
之言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先君夫子探其本意欲以示廣  
其實狹之故曰不如亦曰人得之而已也是則是楚王之  
所謂楚非異楚王之所謂人也以此爲喻乃相擊切矣凡



言人者總謂人也亦猶言馬者總謂馬也楚自國也白自色也欲廣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忱察此理則公孫之辯破矣平原君曰先生言於理善矣因顧謂衆賓曰公孫子能答此乎燕客史由對曰辭則有焉理則否矣

公孫龍又與子高記論於平原君所辨理至於臧三耳公孫龍言臧之三耳甚辯析子高弗應俄而辭出明日復見平原君曰疇昔公孫之言信辯也先生實以爲何如答曰然幾能臧三耳矣雖然實難僕願得又問於君今爲臧三耳甚難而實非也謂臧兩耳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

易而是者乎亦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弗能應明日謂公  
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  
於理辭勝於理終必受誑

兆鏞按原稿孔叢子二條錄於卷首茲遂寫迹府篇後

以資攷證

白馬論第二

白馬非馬可乎曰可

設為客問而主  
答也下仿此

曰何哉曰馬者所以命

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馬非馬曰

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不可謂無馬者非馬也

舊注既有白  
馬不可謂之

無馬則白馬豈非  
馬乎按也讀為邪

有白馬為有馬白之非馬何也曰求馬黃

黑馬皆可致求白馬黃黑馬不可致使白馬乃馬也是所求

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異馬也

言使白馬乃馬是求馬與求白馬一也所求既一則求白

馬無異於求馬也

所求不異如黃黑馬有可有不可何也

如讀為而可與

不可其相非明

可非不可不可非可甚明也

故黃黑馬一也而可以應有

馬而不可以應有白馬是白馬之非馬審矣曰以馬之有色

為非馬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天下無馬可乎

客言馬必有色若以有色

為非馬則天下無馬矣豈可通乎

曰馬固有色故有白馬使馬無色則有馬

如已耳

舊注如而也

安取白馬故白者非馬也白馬者馬與白也

馬與白馬也

於馬之中別而出之為白馬也

故曰白馬非馬也曰馬未與白

為馬白未與馬為白合馬與白復名白馬是相與以不相與



爲名未可故曰白馬非馬未可

客言白與馬本不相與然既合馬與白而名白馬是相與

矣既相與而猶欲以不相與爲名則未可也

白馬非馬是以不相與爲名也故未可也

非馬

非當作有字之誤也謂有白馬爲有黃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馬

爲異有黃馬是異黃馬於馬也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爲非

馬以黃馬爲非馬而以白馬爲有馬此飛者入池而棺槨異

處此天下之悖言亂辭也曰有白馬不可謂無馬者離白之

謂也不離者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客言離白則有白馬不可謂無馬矣離白既可

謂有馬則不離亦豈不可謂有馬邪也讀爲邪

故所以爲有馬者獨以馬爲有馬耳

非有白馬爲有馬故其爲有馬也不可以謂馬馬也

所以爲有馬者

非專以有白馬爲有馬馬色既不定又不可謂之有馬馬故但謂之有馬矣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

之而可也

主言若離而言之則白色不定在馬必并馬而忘之然後可矣

白馬者言白定所

白也

謂之白馬則白定在所白之馬矣

定所白者非白也

舊注定白在馬者乃馬之白也安得

自為白乎按也讀如字

馬者無去取於色故黃黑皆所以應白馬者有

去取於色黃黑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無去

者非有去也

無去者與有去者不同

故曰白馬非馬

### 指物論第三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人以手指指物物皆是指而手指非指此主之言也

天下無指物

無可以謂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謂指乎

客言使天下無可指之物則無可以

謂之物者矣今既云物莫非指則天下有物矣既謂物豈又可謂之指乎非指者上當脫莫字一作主所謂指非指者

何也在天下者物也豈可謂之指而反以指為非指乎

指也者天下之所無也物也者

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為天下之所無未可此亦客之言也

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也不可謂指者非指也主言客以為天下無

指而物不可謂之指然既云此物不可謂指即已指其物而言之矣此豈非指邪非指也之也讀為邪非指者

物莫非指也然則就如客之說以物為非指愈足以見物莫非指也一作然則我所謂指非指者正以物

莫非指故天下無指而物不可謂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非指也

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又言客以為天下無指而物不

可謂之指然天下亦非有物名為非指者也既非有物名為非指者愈足以見物莫非指矣物莫非指則指非指矣

本以上主天下無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為指也不為指之言也

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以有不為指之無不為指未可客言吾謂

天下無指者其說由於天下之物各有其名而不名為指也不名為指而乃謂之指則有指之名又有其本名則一物兼



二名矣夫物各有本名不名爲指而以爲無不名爲指未可也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無

指者物不可謂無指也不可謂無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

指者物莫非指

主言指之名本衆物之所兼也如客所言謂天下無指則可若謂物無指則不可其所以

不可者以天下非有物名爲非指者也既無名爲非指者則物莫非指矣指非非指也指與物非

指也

指本是指非非指也然以指指於物則指屬於物而指非指矣一本與當作於

使天下無物

指誰徑謂非指天下無物誰徑謂指天下有指無物指誰徑

謂非指徑謂無物非指

設使天下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然使天下無物則指

無可指何以謂指爲指乎使天下雖有指而無物可指則指不屬於物誰謂指非指乎誰謂物莫非指而無物非指者乎

且夫指固自爲非指奚待於物而乃與爲指

又言指本不可名爲指也所以

名爲指者因其能指物也是必待有物可指而乃與之名爲指矣然何必待有物可指而與之名爲指哉言不若即其無

可指之時而不與之名爲指也是則指非指也一作又言  
指固自爲非指所以名爲指者待有物可指而名之爲指也  
然何必待有物可指而始名之爲指哉其意以  
爲不若任其無物可指而不名爲指之爲得也

兆鏞按原稿指物論注凡二篇字句微異蓋當時兩存  
之而未寫定茲用改本仍將初本併錄於下仿歐陽文

忠公集例也

### 通變論第四

曰二有一乎曰二無一

客問二物相合其中尚有一物可分  
而見者乎主答言既相合則不可分

也曰二有右乎曰二無右曰二有左乎曰二無左

二既合爲  
一則不能

分左  
右矣

曰右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謂二乎曰不可曰左與

右可謂二乎曰可曰變非不變可乎曰可曰右有與可謂變

乎曰可有與也如下文所云羊合牛假令羊居右而與牛合是羊曰

變隻曰右客問變者祇所與一隻獨變而右不變乎主言右既有與則右亦變矣曰右苟變安

可謂右客言如右亦變則安可仍謂之右今主云右是未嘗變也苟不變安可謂變也主答

曰二無左又無右二者左與右奈何客以主之言為難也羊合牛非馬

主答也舊注云假令羊居左牛居右共成一物不可偏謂之羊亦不可偏謂之牛既無所名不可合謂之馬謂二物不可

為一牛合羊非雞舊注變為他物如左右易位故以曰何哉

曰羊與牛唯異羊有齒牛無齒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

未可是不俱有而或類焉主言牛羊之異在有齒無齒然既合而為一若徑謂羊非羊牛非牛

未可也以其雖不皆有齒而實相類也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

也未可是俱有而類之不同也羊牛同有角其合而為一若徑謂之牛則其半是羊徑謂



之羊則其半是牛亦不可也 羊牛有角馬無角馬有尾羊牛以其雖有角而實不同也

無尾故曰羊合牛非馬也非馬者無馬也無馬者羊不二牛

不二而羊牛二是而羊而牛非馬可也 羊牛有角而馬無角馬有尾而羊牛無尾

故羊牛合而為一既非羊非牛更非馬也所以非馬者無馬在其中也所以無馬者以其雖非兩邊皆羊雖非兩邊皆牛

而實為羊牛二物合成 仍是羊牛而非馬也 若舉而以是猶類之不同若左右猶

是舉 舊注云所以舉是羊牛者假斯類之不可以定左右之分也 牛羊有毛雞有羽 牛羊與雞

類之不同 謂雞足一數足二二而一故三謂牛羊足一數足此其一也

四四而一故五牛羊足五雞足三 雞二足牛羊四足而別有所以能行者為一足故雞

足三牛羊足五此即臧三耳之說也 故曰牛合羊非雞非有牛羊與雞類之不同此又其一也

以非雞也 但以類之不同非別有非雞之故也 與馬以雞甯馬材不材其無以

類審矣舊注故等馬與雞甯取於馬以馬有舉是亂名是謂

狂舉言雞雖不材仍非二物合成若曰他辯舊注又責以以

曰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以猶與也青與白分置二處則

與前所辯同意舉碧之說則曰何哉曰青白不相與而相與

反對也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也舊注夫青不與白為青

不相與青者木之色其方在東白者金之色其方在西東西

相反而相對也東自極於東西自極於西故曰不相鄰也按

東之西即西之東故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釋上云

曰不相鄰而相鄰不害其方者反而對各當其所反對及

不害其方之故若左右不驪故一於青不可一於白不可惡乎其黃

舊注

矣哉黃其正矣是正舉也其有君臣之於國焉故強壽矣驪色之雜者也按若青白分置左右而不雜則不能使白變

青青變白又安能變黃哉黃是正色非二色合成猶君臣有

上下之辨則其國而且青驪乎白而白不勝也白足之勝矣

強而久不變衰也而不勝是木賊金也木賊金者碧碧則非正舉矣青雜乎白白似足以

掩青色而卒不能掩遂成碧色非正色也青白不相與而相與不相勝則兩明也

爭而明其色碧也不雜則二色皆明雜則爭明而為碧與其碧甯黃黃其馬也

其與類乎舊注等黃於碧甯取於黃者黃中正之色也馬碧國用之材也夫中正之色國用之材其亦類矣

其雜也其與暴乎舊注碧不正之色雜不材之禽故相與為暴之類按前所辯言雜雖非牛羊合成然

為物不材此言碧為青白合成則與不材者等也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

不明非正舉也舊注政之所以暴亂者君臣爭明也君臣爭明則上下昏亂政令不明不能正其所舉也

非正舉者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所以言非正舉者實是碧名為青名為白皆不可惟雜色

耳明著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兩明則正道喪



堅白論第五

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

客問而主答也下仿此

曰一可乎

一當作二

曰可曰

何哉曰無堅得白其舉也二無白得堅其舉也二

主言目不見堅而得

白白與石為二手不知白而得堅堅與石為二不能得三也

曰得其所白不可謂無白得

其所堅不可謂無堅而之石也之於然也非三也

客言目既得白手既

得堅則不可謂無堅白矣而此石之與堅白非三邪非三也之也讀為邪

曰視不得其所堅而得

其所白者無堅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堅者無白也曰

天下無白不可以視石天下無堅不可以謂石堅白石不相

外藏三可乎

客言如使天下無白色則不可以視石而見其白矣如使天下無堅質則不可以謂石堅矣既

有白色有堅質則堅白石相合而不相外則謂一體之中藏堅白石三者矣其可乎

曰有自藏也非藏

而藏也 舊注目能見物而不見其堅則堅藏矣手能知物而不知其白則白藏矣此皆不知所然自然而藏故曰

自藏也 彼皆自藏非有物藏之 曰其白也其堅也而石必得以相盛盈其自

藏奈何 舊注盈滿也其白必滿於堅石之中其堅亦滿於白石之中而石亦滿於堅白之中故曰必得以相盈也

二物相盈必矣奈 何謂之自藏也 曰得其白得其堅見與不見離不見離一

一不相盈故離離也者藏也 主言見白不見堅而堅離白既與堅離則三者離其一矣此一

者不能盈於石故離也所 以離者以其藏而不見也 曰石之白石之堅見與不見二與

三若廣修而相盈也其非舉乎 客言石有白色有堅質祇以八有見有不見故為二為三

然有色必有質有質必有色猶物有廣必有修有修 必有廣舉其一則二在其中矣豈得以為未舉乎 曰物白

焉不定其所白物堅焉而不定其所堅不定者兼惡乎甚石

也 主言萬物有白不定為何物之白萬物有堅不定為何物之堅有此二者不定惡乎定其為石也甚當作其 曰

循石非彼無石非石無所取乎白石不相離者固乎然其無

已客言以手循石思天下非有此物則天下無石矣無石又何所取乎白石并其不相離而無之矣其意謂若言相離

惟無石而後可耳曰於石一也堅白二也而在於石故有知焉有不

知焉有見焉有不見焉故知與不知相與離見與不見相與

藏藏故孰謂之不離舊注以手拊石知堅而不知白故知與不知相與離也以目視石見白而不見

堅故見與不見相與藏也按離與藏互言之曰目不能堅手不能白不可謂無堅

不可謂無白其異任也其無以代也堅白域於石惡乎離客言

目手異用能相代耳然堅白自在石之內未嘗離也曰堅未與石為堅而物兼未與為

堅而堅必堅其不堅石物而堅天下未有若堅而堅藏舊注堅者

不獨堅於石而亦堅於萬物故曰未與石為堅而物兼也亦

不與萬物為堅而固當自為堅故曰未與為堅而堅必堅也



天下未有若此獨立之堅而可見然亦不可謂之為無堅故曰而堅藏也

白固不能自白惡能白石物乎若白者必白則不白物而白焉

舊注世無獨立之堅乎亦無孤立之白矣故曰白固不能自白既不能自白安能自白於石與物故曰惡能白石物乎若使白者必能自白則亦不待白於物而自

白矣舊注黃黑等色亦皆然也黃黑與之然石其無有惡取堅白石乎故離

也離也者因是如是則白亦藏也堅與石既藏則倘無石即無堅白石矣惟其藏故離也謂之離者因其

本是力與知果不若因是言欲以智力爭必謂不離者不若因其本是離即謂之離且猶

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則火與目不見而神見神不見而

見離舊注神謂精神也人謂目能見物而目以因火見是目不能見由火乃得見也然火非見白之物則目與火俱

不見矣然則見者誰乎精神見矣夫精神之見物也必因火以目乃得見矣火目猶且不能為見安能與神而見乎則神

亦不能見矣推尋見者竟不得其實則不知見者誰也故曰而見離按言不但堅白石離而已且目也火也見也無一不

離者 堅以手而手以捶是捶與手知而不知而神與不知神也

乎是之謂離焉 此言手與捶皆離即神亦離也知堅必以手而手必捶之手以捶而知手本不知也捶之

知乃手知亦非捶知也是捶與手皆知而不知也捶與手既皆不知則知者神也然不以手捶則神亦不知也如是則神

亦離 離也者天下故獨而正也

### 名實論第六

天地與其所產焉物也 天地與所產物皆物也 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

焉實也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位也 如大木取其勝棟梁之任細木取其勝椽

椽之任而不過焉謂之實也勝棟梁之任者取以為椽 出其

所位非位 棟梁為椽椽為棟椽非位也 位其所位焉正也以其所正正

其所不正以其所不正疑其所正 因有不正者慮其所謂正者亦有不正言當審察之

也其正者正其所實也正其所實者正其名也如能勝棟梁榱者實也

謂之棟梁榱其名正則唯乎其彼此焉舊注唯應辭也謂彼而彼不

唯乎彼則彼謂不行謂此而此不唯乎此則此謂不行其以

當不當也不當而當亂也謂者呼其名也呼彼而彼不應乎彼則彼之呼不行呼此而此不應

乎此則此之呼不行由其所以當之者不當也不當而妄以當之則亂也故彼彼當乎彼則唯乎

彼其謂行彼此此當乎此則唯乎此其謂行此其以當而當

也以當而當正也故彼彼止於彼此此止於此可止於彼不呼以此止

於此不呼以彼則可彼此而彼且此此彼而此且彼不可呼此為彼則彼且轉為此

呼彼為此則此且轉為彼不可也夫名實謂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

此也則不謂也知彼之非彼也則不謂也至矣哉古之明王



審其名實慎其所謂至矣哉古之明王博文熟書蘇臉銀

本意出批崇亦奮昔問四月番異武丑婦會齋文研

...

...

...

...

...

...

...

公孫龍子注一卷訖

太歲在旃蒙赤奮若閏四月番禺汪氏微尙齋校刊

番其資寶勳其德臨三笑遊古九曜坊翰元樓書籍鋪雕印

公孫龍子校勘記

迹府

因資財之所長 道藏本財作材

爲守白之論 太平御覽四百六十四引桓譚新論作爲  
堅白之論

楚人遺弓 人道藏本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作王說苑  
至公篇作人

公孫龍趙平原君之客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湖北  
書局本均接上孔穿無以應句不別提行三槐堂本提  
行



以齊國無士何也 以守山本金壺本及孔叢子公孫龍

篇均作而 俞樾讀公孫龍子云以乃如之誤

詎士也 道藏本詎作鉅明梁杰刊本同 孫詒讓札迤

云詎鉅古通荀子正論篇是豈鉅知見侮爲不辱哉楊

倞注鉅與遽同明刊子彙本錢熙祚本均作詎疑校者

所改

唯見侮而不鬪 唯孔叢子作雖呂氏春秋十六正名篇

同

其所以爲士也 呂氏春秋作是未失其所以爲士

意未至然與 呂氏春秋作意者未至然乎

相與四繆 孔叢子作曲謬道藏本湖北本作四謬

臧三耳 呂氏春秋十八淫辭篇孔穿公孫龍相與論於

平原君所辨至藏三牙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同

謝墉云臧三耳見

曰孔叢子耳篆文近牙故傳寫致誤愚意臧我古字通用

謂羊也此作藏尤誤盧文弨云作三耳是也龍意兩耳

形也又有一司聽者以君之故為三耳

白馬論

則有馬如已耳 道藏本無則字 如湖北本作而

以有白馬為非馬 非道藏本守山本作有

有白馬不可謂有馬也 俞樾云有馬當作無馬就所離

言之白為一物馬為一物明明有白有馬不可謂無馬

也

指物論

不為指而謂之指是兼不為指 俞樾云兼乃無之誤天

下之物本不為指而人謂之指是無不為指矣

通變論

曰變非不變可乎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曰下

有謂字 俞樾云既謂之變則非不變可知何足問乎

疑不字衍文當作謂變非變可乎曰可下文羊合牛非

馬牛合羊非雞青以白非黃白以青非碧皆申明變非



變之義

曰右有與可謂變乎曰可曰變隻曰右俞樾云變隻無義隻疑奚之誤奚者問辭也猶言當變何物也問者意謂右而變則當爲左矣仍答曰右可證明上文變非變之義

曰二無左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二下有苟字  
羊與牛唯異孫詒讓云唯與雖通

而羊之非羊也牛之非牛也湖北本作而牛之非羊也  
羊之非牛也孫詒讓云當作而牛之非羊也  
牛也下文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文正相對

舉是亂名是謂狂舉 道藏本湖北本作舉是謂亂名是

狂舉

左右不驪 孫詒讓云驪麗之借字謝注以驪爲色之雜

者非是

惡乎其黃矣哉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黃上多

有字

白足之勝矣 孫詒讓云之當作以

堅白論

一可乎 一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湖北本作二

而得其所堅者 道藏本金壺本此句無者字下有得其

堅也句

而石必得以相盛盈 俞樾云盛衍字

見與不見離不見離 道藏本作見與不見與不見離

一一不相盈 孫詒讓云當作一二不相盈後文於石一

堅白二卽此義

而不定其所堅 道藏本金壺本無而字

惡乎甚石也 甚湖北本作其

且猶白以目以火見而火不見 孫詒讓云墨子經說下

篇智以目見而目以火見而火不見此文亦當作且猶

白以目見目以火見而火不見今本脫見目二字



名實論

以其所不正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無此句

不當而當亂也 道藏本作不當而亂也

故彼彼止於彼 道藏本作故彼故彼止於彼 嚴可均

云故彼故彼衍下故字

知彼之非彼也 道藏本守山本金壺本三槐本此句下

有知彼之不在彼也句 俞樾云知此之非此也知此

之不在此也則不謂也下文當云知彼之非彼也知彼

之不在彼也則不謂也兩文相對可據以訂正

公孫龍子篇目攷

漢書藝文志

名家

公孫龍子十四篇 趙人師古曰即為堅白之辯者 毛

公九篇 趙人與公孫龍等竝游平原君趙勝家師古曰

劉向別錄云論堅白同異以為可以治天下此蓋史記所

云藏於博徒者

王應麟漢藝文志攷證公孫龍子十四篇唐志三卷今一卷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

非石白馬非馬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東萊呂氏曰告

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

舊唐書經籍志

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

龍撰

道藏本三卷凡六篇一二篇為一卷

新唐書藝文志 名家

公孫龍子三卷 陳嗣古注 公孫龍子一卷 賈大隱注 公孫

龍子一卷 鄭樵通志略同 洪頤煊讀書叢錄十四引文苑英華所載唐初所傳即是六篇共一卷

宋史藝文志 名家

公孫龍子一卷 趙人 馬端臨文獻通考公孫龍子三卷漢志十四篇今書六篇首敘孔穿

事文意重復通志略公孫龍子今亡八篇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公孫龍子三卷其為說淺陋迂僻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竝作三卷

大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雜家

公孫龍子三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周公孫龍撰 案史記趙有公

孫龍為堅白異同之辯 漢書藝文志龍與毛公等竝游平



原君之門亦作趙人高誘注呂氏春秋謂龍爲魏人不知  
何據列子釋文龍字子秉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  
夫子爲五秉卽龍也據此則龍當爲戰國時人司馬貞索  
隱謂龍卽仲尼弟子者非也其書漢志著錄十四篇至宋  
時八篇已亡今僅存跡府白馬指物通變堅白名實凡六  
篇其首章所載與孔穿辯論事孔叢子亦有之謂龍爲穿  
所絀而此篇又謂穿願爲弟子彼此互異蓋龍自著書自  
必欲伸己說孔叢僞本出於漢晉之間朱子以爲孔氏子  
孫所作自必欲伸其祖說記載不同不足怪也其書大旨  
疾名器乖實乃假指物以混是非借白馬而齊物我冀時

君有悟而正名實故諸史皆列於名家淮南鴻烈解稱公  
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法言稱公孫龍詭辭數萬蓋其  
持論雄贍實足聳動天下故當時莊列荀卿並著其言爲  
學術之一特品目稱謂之間紛然不可數計龍必欲一一  
核其真而理究不足以相勝故言愈辯而名實愈不可正  
然其書出自先秦義雖恢誕而文頗博辯陳振孫書錄解  
題概以淺陋迂僻譏之則又過矣明鍾惺刻此書改其名  
爲辯言妄誕不經今仍從漢志題爲公孫龍子又鄭樵通  
志略載此書有陳嗣古注賈大隱注各一卷今俱失傳此  
本之注乃宋謝希深所撰前有自序一篇其注文義淺近

殊無可取以原本所有姑併錄焉

姚際恆古今僞書攷公孫龍子漢志所載而隋志無之  
其爲後人僞作奚疑近人顧貫漢藝文志講疏名者凡  
治學者所共有之事今惟公孫龍子尙爲確信之書姚  
說非也讀其書初覺詭異而實不詭異也





公孫龍子附錄

荀子正名篇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揚倅注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白所以命色馬所以命形色非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也

列子仲尼篇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游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子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爲人也不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肆之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

過歟請聞其實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言善射者能令後  
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  
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  
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  
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矢墜音墜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  
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後鏃中前括鈞後  
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子輿曰子  
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  
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  
未嘗有母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公子牟曰子不論至言



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盡物者常有影不移者說在改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白馬非馬形名離也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設令發於餘竅子亦將承之公子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張湛注公孫龍平原君之客字子秉或云趙人

莊子徐無鬼篇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堯也可乎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又天下篇桓團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  
人之心辯者之囿也

齊物論郭注公孫龍有淬劍之法謂之  
堅白秋水篇公孫龍問魏牟篇長未錄

呂氏春秋審應覽趙惠王謂公孫龍曰寡人事偃兵十餘年  
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孫龍對曰偃兵之意兼愛天下之  
心也兼愛天下不可以虛名爲也必有其實今藺離石入秦  
而王縞素布總東攻齊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  
總齊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愛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  
也今有人於此無禮慢易而求敬阿黨不公而求令煩號數  
變而求靜暴戾貪得而求定雖黃帝猶若困 又淫辭篇秦  
趙相與約約曰自今以來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

秦助之居無幾何秦興兵攻魏趙欲救之秦王不說使人讓  
趙王曰約曰秦之所欲爲趙助之趙之所欲爲秦助之今秦  
欲攻魏而趙因欲救之此非約也趙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

以告公孫龍公孫龍曰亦可以發使而讓秦王曰趙欲救之  
今秦王獨不助趙此非約也高誘注龍乘白馬禁不得度關

因言馬白非白馬也盧文弨云案新論言龍乘白馬無符傳

關吏不聽出關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初學記卷七引劉向七略公孫龍持白馬之論

以度關

淮南子詮言訓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高誘注公孫龍以白  
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



揚子法言吾子篇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爲法法與曰斷  
木爲棊椀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  
法也

史記荀卿列傳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

集解駟案  
晉太康地

記云汝南西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利故有堅白  
之論云黃所以爲堅也白所以爲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爲  
不堅黃所以爲不利索隱龍卽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  
傳作衛人鄭元云楚人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  
時或云在其後所以知非別人也正義藝文志公孫龍子十  
四篇顏師古云卽爲堅白之辯按平原君傳鄒衍同時括地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  
百四十里有龍淵水也 又平原君傳虞卿欲以信陵君之

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  
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

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為趙國

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

勳乃以君為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

者亦自以為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

城而國人計功也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索隱言虞卿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操其右券以責其報德也

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

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索隱六國年表及世家並云十四年卒與此不同子孫代

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

及鄒衍過趙索隱過音戈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解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

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問  
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爲下辯  
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  
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  
所求若是故辯可爲也及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  
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  
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索隱抒音墅抒者舒  
也繳音糾謂繳繞紛亂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

劉歆奏上鄧析子敘略

四庫提要高似孫子略誤以此  
奏爲劉向今據書錄解題改正其論

無厚者言之異同與公孫龍同類

仲長統尹文子敘尹文子齊宣王時居稷下與宋鉞彭蒙田

駢同學於公孫龍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攷證引晁氏曰志

敘尹文子在龍書上顏師古謂文嘗說齊宣王在龍之前史

記云公孫龍客於平原君君相趙惠文王惠文王元年齊宣



歿已四十餘年知文非學於龍也

晉書魯勝傳勝注墨辯其敘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

藝文類聚六十六莊子曰梁君出獵見白雁羣下殼弩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雁羣駭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龍止之梁君怒曰龍不與其君而顧他人公孫龍對曰昔宋景公時大旱卜之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吾所以求雨爲民也承必使吾以人祠乃雨將自

當之言未卒而大雨何也爲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君以白雁故而欲射殺人主君譬人無異於豺狼也梁君乃與龍上車歸呼萬歲曰樂哉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

困學紀聞

十莊子逸篇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七引此條文有增減金樓子雜記載梁君作周君

困學紀聞十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爲五原注

秉謂公孫龍

洪頤煊讀書叢錄十四莊子天下篇古之道

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荀子非十二子篇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眾是墨翟宋鉞也天論篇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漢書藝文志宋子十八篇秉疑宋之譌困學紀聞謂公孫龍字子

秉非也

梁玉繩管記  
五與洪說同

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四孟荀列傳曰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  
同異之辨索隱云龍卽仲尼弟子此云趙人弟子傳作衛人  
鄭元云楚人又下文云並孔子同時或云在其後按小司馬  
之說誤甚平原君列傳公孫龍夜駕見平原君又曰平原君  
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辨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  
詘公孫龍明別是一人若卽孔子弟子豈得與平原君鄒衍  
同時乎

俞樾俞樓雜纂莊子人名攷史記有兩公孫龍仲尼弟子列  
傳公孫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歲孟子荀卿列傳趙有公孫



龍爲堅白異同之辨而說堅白異同之公孫龍與孔穿同時  
攷孔子世家孔穿乃孔子之昆孫去孔子六世必不得與少  
孔子五十歲之公孫龍辨論也莊子書云公孫龍卽與孔穿  
辨論之人而非孔子弟子

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孫龍少  
孔子五十三歲俞纂脫三字

幾尚齋

右公孫龍子注一卷陳東塾先生撰唐陳嗣古賈大隱二注  
久佚今惟存宋謝希深注先生引舊注卽謝說也龍書漢志  
著錄十四篇宋亡八篇僅存六篇而各家書目多沿唐志稱  
三卷

四庫本道藏本皆然通行之守山閣本墨海金壺本湖北崇  
文書局本三槐堂本皆一卷與宋志及王伯厚說合今從之  
先生指物論注稿初本改本竝存是知尙未寫定歸道山後  
門人傳鈔互有出入嗣於哲孫仲獻茂才處獲見先生手稿  
卷首原題公孫龍子淺說各篇後均有自記己酉七月閱過  
改若干處庚戌四月再閱改若干處又記云尙須再閱加注  
以發其義先生之不自滿假如此按己酉庚戌  
爲道光二十九年三十年距今七十五年矣 假歸謹斟數

過多所是正而參閱諸本仍有牴牾未敢臆測今悉依原稿迻錄略加整理坵按語以申明之字句歧異者別爲校勘記其篇目存佚及公孫龍事蹟見於他書足資攷證者坵錄於後世多譏龍恢誕然如通變論云黃其正矣是正舉也碧則非正舉矣與其碧甯黃黃其馬也其與類乎碧其雞也其與暴乎暴則君臣爭而兩明也兩明者昏不明非正舉也名實無當驪色章焉故曰兩明也兩明而道喪其無有以正焉假物寓指足以砭世礪俗名家已成絕學先生此注發明義趣深有裨於讀此書者校錄旣竟用識簡末乙丑仲春門人汪兆鏞記於澳門峨眉街寓樓